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第八十四回 高義勸戒一兄非 高仁解散六博社

漢子下池取籬筐，不知池中一段樹根，絆著足跌了一跤，掙扎不起。非是不能起，乃錢鈔在腰墜住，又被水蛇咬了足，若似眾蛙齊攻，遂落水不起。可歎負義之人，狼心之輩，天理報應不差。且說眾齋公到得清平院，萬年接著，便問常素病安。常素答道：「托賴安痊。」竇雄乃說道：「自道場畢回家，小子便添了疾痛。莫不是道場瞻禮勞苦所傷？」道副聽了，笑道：「齋公越疑勞苦所發，越致疾病難痊。你的病根，若不是小僧與齋公喝去，怎生能解這冤愆？」吳作便道：「小子午夢，也有此警。感得師父們解救。」尼總持聽了，笑道：「一事同情，只是冤愆。吳齋公已解，更添了一種善因。竇齋公若要病除，那牧童坐下當捐金解救一二。」邵禁道：「我等正來求師，再建一功課以消罪愆。」道育說：「功果只在人心，人心只看積善。上善慈悲，方便物命，次善方說道場。」眾友聽了，各各稱謝。竇雄乃當三僧面許願，去找尋牧童所騎，道：「小子捐金贖養。」道副笑道：「齋公執一不通。方便門中，一見生慈，何必去找牧童騎的？村鄉何處不是牧童所騎？苟有不忍之心，即是解脫之路。」道副說罷，眾各歡喜，贊歎辭行。

只見眾友走回池邊，見一死人漂浮池面。吳作卻認得是捉蛙漢子，忙叫地方撈起，那錢鈔尚在腰間。眾友都察此情，必定是貧人勝財不起。吳作見那漢手猶扯住破籬，乃想道：「人心邪曲，以至於此。」乃叫地方挖地安瘞而去。竇雄果去訪牧童不著，遇有鬻耕牛的，捐財救了兩頭，病乃大安。後有說吃齋吃心五言四句說道：

莫謂齋不良，清心淨腹腸。

靈明腥不混，福壽自然長。

話說這平宜裡有眾齋友，結個八齋社。卻有幾個少年英俊，結個六藝社，又有幾個游閒子弟，結個六博社。六藝社中有一個英俊，名喚高義，卻與六博社中一人名喚高仁，二人乃弟兄，同父不同母。高仁居長，高義居次。一日，高義見兄日以樗蒲為戲，博奕為歡，乃正色諫兄道：「兄長年過三旬，上當擴充先業，下當訓戒後人，勤耕種使荒旱不饑，事經營使資財不匱。親近賢人，受些師資之益；觀看載籍，得些道理之傳。光陰迅速，少壯不再，若失了此時，不奮起精力往前去掙，老大來做一個浪蕩游閒。萬一落在人後，這恥辱何當？」高仁聽了，道：「阿弟，我且不問你別的，只就你說落在人後的恥辱何說？」高義道：「世間人心不古，炎涼最甚。想那上古人心只敬的賢能才德；如今只敬的富貴榮華，賢能若是貧苦，便受人的輕賤，雖賢能不受他的輕賤，卻也旁觀這些情態可嫌；再若不賢，乃諸人得賤，這何等恥辱！還有一等，明知恥辱，乃甘心去受，不是負欠被恥，便是假貸受辱。仔細思量，可不當趁此少壯做個本份經營，把遊戲且咬牙禁戒。」高仁笑道：「阿弟，你說的一團道理，只是你未見透。我想人世間歲月無多，歡樂有限，精力易竭，錢鈔有分。趁時力掙固是，逢場歡樂也該。阿弟，獨不見裡中張某，窮年累月，掙的家財巨萬，留與不能保守子孫，一敗無存。可憐他存日熬清受淡，竟成何用？李某占人田產，奪人廬舍，與親鄰做盡冤家，不捨分毫享用。如今田產廬舍依舊，子孫復歸原主。又如王某，穿破衣，吃糞食，終日勞苦，力掙家業，不捨分文贍養父母，越掙越窮。趙某拋妻子，離家舍，外地經商，雖不貪花酒之場，卻不顧妻子之養，買賣不著，累年折本。看起這幾人，空負了花柳場中無限樂趣，博奕局內有興采頭。」高義道：「阿兄，你見差了。你看謹守本份的，能有幾個如張王李趙？卻崢嶸興發的甚多。即不興發，安安穩穩，不失了家業，不受人輕鄙的，滿眼皆是。那不守本份，花柳場中樂有限，博奕局內沒采頭，蕩盡家計，遺貧子孫，皆是且圖一朝再作計較，不顧後日擺佈不來。」高仁聽了高興之言，拂了他意，往門外不悅而去，走到那博奕社內。

這社內有一人，叫做皮譚，見了高仁來遲，乃問道：「高兄，今日何來遲，且面帶不悅之色，何故？」高仁道：「正在家被我阿弟高義講說了一番，我一時聽他言，深拂了我要戲耍的興頭。走出門來，行在路上細想他言，也是個道理。」皮譚問道：「高義講說一番甚話？」高仁道：「無非勸戒莫結此社，當結他那六藝社。」皮譚道：「你卻如何答他？」高仁便把張王李趙說出來。皮譚道：「你說的是個道理。如何一路行來，想他言有理？」高仁道：「我想那八齋社眾人，終日聚談，不講些前因後果，便說些吃素看經。惡念不生，善功常積。便是吾弟六藝社，眾人終日講習，不是禮樂，便是書文。你看他們都是清白往來，淡泊交情。吾弟日日歸來，安舒適意。我高仁終日到這社中與列位講的，不是村酒野花，便是呼盧喝雉，有興時真也樂意，沒采頭卻也撓心。十日三朝，倒有幾回懊惱，或有興而來，或敗興而歸。仔細思量，吾弟之言也是一番道理。果然日日走入這社，一則也覺憚煩，一則也覺沒趣。」皮譚笑道：「老兄，依我小子說，還是我們社中有個最苦，卻有個最樂。」高仁問道：「老兄，我們社中何事最苦？」皮譚道：「失了采頭，一宗苦；等友不來，兩宗苦？」高仁道：「等友不來，如何苦？」皮譚道：「比如方才老兄來遲，小子悶起來真也苦。若等得一個來便樂，再有一個來，乃成了三人之局，何等快心！此不是最樂。」高仁笑道：「只就老兄說這最樂，我們且樂一時著。」當下，又有幾個相繼來社，他們依舊博戲不提。

且說八齋社，常素當年只因遷改祖父墳塚，那祖父亡靈不安，乃於冥間泣訴在報應司主者，訴道：「子孫常素，將吾既已安厝，不是得了氣脈，他怎能興起家業？家業既興，便就癡心不足，聽信人言，把一個安靜神魂動搖得不安。這也當示警戒。」主者聽訴，說道：「人家子孫為父祖不安，遷改有理。豈有為自己富貴，把一個既安的亡靈遷改？這個不孝，當以貧病報應。」當時素故有貧病，卻幸遇高僧度脫，自己悔過復新，歸家病體安痊。又得了道場薦拔，故此常素的父祖解了忿恨，得超淨界。卻好魂靈兒正過八齋、六藝社前，見無數亡靈相集。這道是八齋社眾齋友的先亡，為子孫造了罪業，拖累冥司，今幸各陳已過，在僧前得解脫，善功超度。那道是六藝社眾英俊的前靈，為後代會友輔仁，不待道場也超升雲路。卻有幾個亡靈，咿咿啞啞，噉噉啞啞，說的是六博社中某敗了家業，苦了他在日經營；某不顧妻孥，壞了他後代貧苦，且終朝執迷不悟，造下荒亡罪業。常素的祖先見聞了這幾個亡靈說的冤案，乃上前說道：「你等之事，我已得聞。你便哭倒了山嶽，也轉不過他戲樂心腸，除非示一個警戒，也叫他親謁高僧，自然悔過消愆，你們方超天界。」

只見亡靈中現出一婦人形來，說道是高仁之母，只因高仁不自知非，拖累她冥司受苦。常素的祖先問道：「你家如何把你婦人拖累？」婦人答道：「高仁係我所生。我夫與他後妻，俱得了高義英俊的善因，超升雲路。如今高超拖累著我。」常素的祖先道：「你去或夢戒，或見形，母子有情義相感，料高仁自生悔悟。」說罷，一陣寒風，各靈盡散，惟有高仁之母，同著皮譚的先靈，聽了這些說話，乃計較去警戒二子。這晚卻在社門外等候這兩人出來，思量要迷的迷，打的打。誰知他這社中，眾人快心戲耍到個樂極忘歸的時候，盡夜交歡。這兩個亡靈，設了一個計策，乃變了地方官長巡役模樣，陡然起一陣狂風。高仁與社友正樂，那陣風忽地：

衝開社內門，刮滅堂前燭。

烈烈似神號，陰陰如鬼哭。

只聽黑地裡說：「拿著這個，鎖起那個。」嚇得高仁東跌西倒，爬起來往門外飛走。皮譚諸人手摸腳踹，烏洞洞的只往門奔，一個個慌懼說道：「地方官長拿住若問，只推說六藝社，或指八齋社中。」只聽得暗中說道：「推不得！六藝社卻要考察你六藝之能；八齋社便要試驗你八齋之善。推不得！高仁猛然說道：「我只推說是清平院高僧處來。」只這一句，頃刻風息，明星朗月，社屋裡哪有個人蹤！各人都站立門外，高仁乃向皮譚說道：「分明風起滅燭，暗裡人聲，這會不見了。我常聽八齋社友說，清平院寓著演化高僧。方才只一言說起，便消滅了怪異，況親去參謁，必有善果。」皮譚道：「時已夜深，社中尚有燈火酒具，且續一夜之歡，明日再去。」高仁道：「小子被這一驚，古人說得好：『樂極生悲』。想方才雖無官長之事，卻受了官長之驚，不如趁此警戒家去罷。」乃飛走回家。只見高義在堂，秉燭對卷，衣冠未解。見了高仁來家，乃上前迎著，說：「阿兄，如何此時方歸？」高仁

隨口答應：「有席相留。」乃問：「阿弟，如何不去安眠？」高義道：「兄外未歸，弟心懸掛，安得去臥？」高仁又問道：「如何衣冠不解？」高義道：「一則阿兄未歸，怎敢科頭跣足？一則卷對聖賢，怎敢毀冠囚首？」高仁才把社中刮風起怪，備細說出，道：「真個古怪。」高義道：「理之所有，不為古怪。倒是阿兄盡夜不歸，忘家博奕，乃是古怪。」高仁又說到一句推說高僧便風清月朗，高義道：「我亦聞有高僧演化本國，住居院中。後日當與阿兄參謁。」按下不提。

且說祖師在靜室，忽出定向三弟子道：「我於靜中，與一尊者講論演化功果，當隨類普度。尊者道吾瑣褻真乘。吾以菩薩普濟，蟲飛蛇動，皆在光中。尊者道：『雖然有言，不若無言為上乘第一。』」道副問道：「尊者是誰？」祖師道：「吾見尊者臨淵觀鶴，宛似十七位聖僧。」道副乃稱贊道：「尊者大慈，願我師亦如尊者。」祖師乃復說：「我等寓此，聞風而來的善信人等，有疑當與解脫。汝等且代吾言，吾此靜功，約有數日。」祖師說罷，閉目跌坐。只見三位高僧，向萬年長老說：「吾師習靜，我等亦欲驅煩。少俟閉關數日，如有隨喜來的善信，長老可代我等應答，毋辜來意。」萬年乃問道：「比如善信來的，有往昔作過根因，今日善惡征應，弟子愚昧，焉能告戒？」道副笑道：「長老不問，吾亦忘言。吾昨於靜後檢點，前因，早知征應，但於事瑣屑。既欲長老承應，當明以說。」乃說一偈道：

無益無益，無勞積習。

未見泰來，每觀否極。

道副說偈畢，各入靜定。長老乃掩了靜室關門，自於方丈跌坐，把四句偈語寫出，黏出在方丈壁間。卻說高仁同著高義走到清平院中，只見清清冷冷，往來僧俗稀少，殿上鐘鼓不聞。高仁道：「想是高僧離院前去。」高義道：「高僧不設形跡，那裡在裝像模樣動人。」兩個只得走入方丈，見了萬年長老，便問：「高僧何處？我等特來參謁。」萬年道：「這師父們止靜閉關，善信來會不早。但閉關時，留了一偈，小僧也不知何意？」高義忙向壁間看念，把頭幾點道：「真是高僧。」高仁也看了，說道：「先知鄙事，果是非凡。只是未明白六博怎叫做無益？卻有幾宗無益的事？」萬年乃問道：「善信，這偈語二位參詳點首，必有感悟。」高義道：「正是。我弟兄兩人，正為六博社中一宗怪異事，特來求師解脫。」萬年道：「六博之事，果是無益，高僧先見不差。善信若欲知無益見宗，依我小僧說來，卻也損多。」高仁道：「便請教無益有損幾多？」萬年道：「小僧有幾句詞語，二位試聽。」乃說

博奕傾財敗產，終朝耗氣傷神。忍饑受餓逞機心，設詐欺瞞少信。不顧父母妻子，慢了鄰友姻親。損人名節累官箴，裕後光前宜禁。

高仁聽了，說：「長老說的，果然種種無益有損。只是橘中為樂，爛柯是仙，也非不齒的鄙事，實乃消閒散悶的高風。」萬年道：「有三餘樂事之暇則可；無一局賭墅之雅則不可。小僧說的是群居終日，無所用心；借言博奕則不可，若再加好飲貪花，則不可之甚。」高仁道：「便是我一兩人博奕，怎累官箴？況小子非官，何箴可累？」萬年道：「小僧也不知其故，乃是高僧留下偈外餘言。且說善信若不明白，自有征應之處，歸家可見。」萬年說畢，高仁哪裡明白，那博奕之心猶然未化，乃向高義說道：「阿弟先歸，我於村前望一知己友去。」高義聽了，說道：「終是未會高僧，親領妙理，阿兄尚然觸格心胸。」乃辭了萬年而去。

這高仁依舊往六博社中來戲，只見社中無一人守社。坐了半晌，看看天晚，心情正悶，卻好皮譚走將來，見了高仁，一手扯著他衣，說：「散了社罷，莫要惹出事來。前夜捉拿怪風，昨夜眾共見了，已各自回心家去，做本等事了。」高仁問道：「眾人有甚怪異昨夜共見？」皮譚道：「昨日你不曾來。我等眾人在此戲博，依然一陣怪風過處，來了幾個縹緲疲瘵之人，似精非精，似怪非怪，看著我等啼啼哭哭，說了兩句怕人言語。我們故此散去了。」卻是何人，說的何語，下回自曉。